

# 水 · 音乐 · 灵魂

■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一 于珍

有几缕白云在空中悠然滑过，然后不知去向。录音机里缓缓流出古筝清奇绝然的音符，像要追随白云而去，渐渐止息……

我睁开眼睛，仿佛看见了一泓湖水。

是的，那满脸凄然神色的是俞伯牙，高山流水、天地悠悠的大意境在他只是多了一份孤独感。他默默地站在水边，试图想从指尖拂过的琴弦间抓住对钟子期最后的回忆。可是他手边的那张琴，除了子期无人懂得的琴，却难以回应他的撩拨。断音、杂音、错位的音成全了他最后的狂怒……仍旧是那泓湖水，可是水边多了一张被砸烂的琴和隐没于空气中的叹息。

原来最后的音乐是留给最知心的人共同聆听的，斯之谓“知音”。

浦口的秋夜。

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流连在江边。突然一阵美妙的琵琶曲抓住了他。一个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女子走了出来，为白居易弹了数曲。“水泉冷涩弦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暂歇”。琵琶已不是琵琶，而是一段黯然失色的人生最后的挣扎。冷。弹琵琶女子清激的泪流了下来，有一瞬间，以为琵琶上每根冻结的弦会被这泪的温度所感化，可是，风中飘荡

的音符仍是绝望的。白居易抬起头，感到自己的命运正如身处的巨大黑暗中微渺的星光。两三盏薄酒下肚，琵琶声依旧。“乐天，乐从何来！”他的青衫湿了大半。原来音乐即心曲。

仍旧是水边。一叶扁舟。

一身素白的柳如是站在船舱中，她的面前站着交付命运的爱人。如是微微低下头，脸上因巨大的喜悦而泛红。说呀，说呀，快说呀。如是有些急了，多少年来盼望着走出归家院，堂堂正正地嫁入正常人家去。不错，她是江南最红的名妓，也是书画双绝的才女，可是她心中需要的也是温情的平凡的家庭。宋辕文走近她，她甚至能感到他的呼吸了，“对不起，如是……”，如是的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“春日酿成秋日雨”，什么“待约了梅魂，黄昏月淡”，她的自尊、才情、希望都被这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毁灭掉了，只剩下那单薄的躯壳。她恨！猛地朝最爱的那把古琴挥刀劈去，琴弦断，曲终散，但是依稀可听见琴的呜咽，不，更是一种尖锐的哀号，直入云霄。原来琴能知人、悲人，但是人之间却做不到。

应该是泉水了。因为有《二泉映月》。

阿炳坐在天井旁，手握琴弓，静静地拉着二胡。游走于天地间的灵气似乎都聚在了这把二胡上；二胡居然也能拉出泉眼汨汨而泻出的活水，能拉出那月光亦静亦动，光华四

射的辉煌。阿炳的嘴角上扬了，这是他自失明以来最舒心的微笑。他知道自己的坚韧和能力没有白费，《二泉映月》证明了他并不比任何人差。他又一次无声地笑起来，那空洞而漆黑的眼眶里漾满了笑意。原来音乐能报答坚守者，音乐是一把公正的尺子。

……

音乐是什么？起源于水，却又娇弱于水；明激于水，比水更富有感情的精灵？

我们不得而知，即使穷尽一生。

然而至少音乐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我们在音乐宽广的公正的怀抱里思索人生、直视灵魂。当然，也会有沧桑和无奈，但是当我们浑浊的目光终于厌恶地从金钱、权利、无尽的游戏移开，我们发现曾经被我们唾弃的音乐在一旁高兴地流泪。

为我们。

泪水流淌，发现有规律的奔跑的声音，它们汇成一泓湖水，我们从水的波纹里读出了音乐的精神和伯牙、乐天、如是、阿炳飘忽的灵魂。然后……

有音乐传出，我微笑着看到自己的灵魂独自站立。

(◇指导老师：张岚)

